



龍

文集卷第十五

劉夙備明

書

上曾子固先生書

先生閣下厥今推文章選鋒擅天下偉望者誰乎  
徵諸學士大夫必曰曾公其人也使學士大夫類  
能知閣下所為則夙萬萬無可言者於此焉徒曰  
曾公文章擅天下而初不究知其精微則夙雖欲  
不言得乎哉蓋世皆私舉輩徒知閣下之能文而  
獨不知閣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變耳



使舉近而忘遠，濶故而不毗其新。方將脂轄東引，而未始收迹西賤。則窮矣，尚安得為完文乎？顧以為能知閣下之文，要必無易弁者。請摭摭其一，二試妄商焉。京本有度字必有合也。文章之難也。京本無也字自古則然，雖有博者莫能該也，則處此有一道焉。變是已，自樸散以來，誰非從事乎文者？其間重見，皆出雖列，屢兼兩猶不能既，其實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離乎變而已。經之作也，使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易，其讀禮春秋也亦然。豈雖句讀而已，其取名

義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北祖東漸，計往返無

慮數萬里，足所投

京本作投

者幾所，身所嘗者幾事，而

首尾纔千餘言焉。及丘明之傳經也，作為編年而

後幾數百倍焉。遷之為紀傳世家書表，則又倍焉。

其後有班范晉陽秋魏略之類，則又倍焉。不害其

為史也。詩之約也，二言而已。曰肇裡已而三言曰

盧重鉞已而至於五言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

知烏之雌，惟乃有六言而由漢閱唐，又有七言焉。

不害其為詩也。離騷之文，則固異乎招魂矣。招魂

之文，則固異乎大招矣。於流而為揚馬之麗賦。字



京本作九則亦無適而不異經也史也詩也騷也  
哥九辭其每變乃如此昔之人徜徉不根宜莫如莊周至  
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焉賈生之書如陳政事  
一篇其劫束世故僅如卑卑之申韓及讀懷沙悲  
鵬至欲拔堯孔之外挺而直將以此世與夫未始  
有極者遊也夫是之謂善變此殆韓愈所謂惟陳  
言之務去陸機所謂休他人之我先者歟二漢而  
下獨唐元和長慶間文章號有前代氣骨何則知  
變而然也如李翱皇甫湜輩尚恨有所未盡下是  
則虫謹鳥聒過耳已泯京本作隨盡蓋無以議為也韓

子之文如六龍解駢放京本作落一作著足千里而逸氣  
彌勁真物外之絕羈也柳子厚之文如蒲牢叩鯨  
鍾駘壺躍俊矢壯常捷發初不留賞而喜為愀愴  
淒淡之辭殆騷人之裔比一作民李翱之文如鼎  
出汾陰鼓遷岐陽鬱有古氣而所乏者韻味皇甫  
湜之文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當之者駭矣而略  
無韶潤京本作韻木呂溫之文如蘭棖桂檫質非不美正  
恐不為杞梓家所錄劉禹錫之文如剔柯棘林還  
相影發而獨欠茂密權德輿之文如靜女莊士能  
自檢儆無媒介則贖矣若閣下之文則廓乎其能



周煒乎其能明歛乎其若有所待眇乎其似不可  
攬而取也挑京本之以果而不失於銳駕京本之  
以逸而不至於放聳之以嚴而不傷於介振之以  
冷汰而不過乎絜和平淡泊而非直紆餘委靡也  
恣惻怨悱而非直騷條感發也蓋自六經已還諸  
史京本百氏下至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與夫  
翰林子墨之文章在閣下貫穿晷盡矣至於長賦  
短篇尺簡十札音期灑落率有妙趣藻豐京本而  
澄博意溢出而義愈暢真博大者之言也語其形  
似則如白玉田種京本渾璞如青翰客而可

秀舉京本如天驥踟影筋理馳灑如喬松弄芝真  
率徑盡如炙髀當作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蒐  
者之扼態脰而絕區臏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  
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辨車輞叔向之別勞  
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嗟夫是其  
為曾公之文歟此弁所以有見乎閣下者也弁涉  
世不韻往者孰謂閣下不以過疎乎已者見略而  
正用過譽乎人者見取因一介行李之間北走京  
師亟欲拔置門下使與賢子弟游故雖弁亦以為  
他日之願空誠有在於是者不可以無償也冒不



測之汝漢走千餘里之襄陽於斯時也去人謁之  
艱無門屏之伺一朝而足迹接焉顧不幸哉脫或  
泯默自同乎衆人則閣下當誰與進者謹因藉手  
次一二具之錄耶棄耶惟命是聽干冒台嚴俯伏  
待罪不宣弁再拜

上曾子宣樞密書

樞密中大閣下熙寧之治光華至今要是君相萬  
世一遇明效決非偶然也開乾闥坤上追唐虞三  
代下睥睨不可有加之後世造出法度有如吾神  
考加惻怛至到京本作懇剔滌滯廢惟新遠圖不

秀舉

京本作峯

如天驥踟影筋理颯灑如喬松弄芝真

率徑盡如炙髀

當作

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鬼

者之扼態脰而絕驅臏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

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辨車輞叔向之別勞

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嗟夫是其

為曾公之文歟此弁所以有見乎閣下者也弁涉

世不韻往者孰謂閣下不以過疎乎已者見略而

正用過譽乎人者見取因一介行李之間北走京

師亟欲拔置門下使與賢子弟游故雖弁亦以為

他日之願空誠有在於是者不可以無償也冒不



測之汝漢走千餘里之襄陽於斯時也去人謁之  
艱無門屏之伺一朝而足迹接焉顧不幸哉脫或  
泯然自同乎衆人則閣下當誰與進者謹因藉手  
次一二具之錄耶棄耶惟命是聽干冒台嚴俯伏  
待罪不宣弁再拜

上曾子宣樞密書

樞密中大閣下熙寧之治光華至今要是君相萬  
世一遇明效決非偶然也開乾闔坤上追唐虞三  
代下睥睨不可有加之後世造出法度有如吾社  
考加惻怛至到京本作懇副滌滯廢惟新遠圖不

其間屢折歎推

京本作

曾不少貶猶玉火而銅

扶持固護十有餘年

二本下有以誰者能之如

下信乎其無負

熙寧君相矣今者仁聖在上幸

恢復先帝偉蹟

京本

加惠於天下甚厚始擢用二

三大臣而閣下又居一焉夫今日之君相則前日

之君相也觀會通為有素視成效為不誣且閣下

既能無負於

熙寧則其肯苟且於

紹聖乎意

者天子非盡用閣下所長驅一世乎仁壽其勢不

止則西樞殆溫席地而東府行為得志之秋矣某

也敢以為賀焉某生廬陵薄城疑才與不鏤自彫



者異父學吏事取衆人銖兩之効初未能遠過則  
已不足自列矣至於區區之家世伶俦蕭衰才取  
具而已獨何足為左右之澆耶故皆畧之而未暇  
言焉顧以謂閣下德望高一時素心期古人昔者  
雖不得而親炙之然念之殆不置食頃凡二十年  
于茲今則與霜吞之顛毛黃口之稚子並編為清  
世幸民受閣下賜矣則在某似有所加損京本作然在某  
似未見有誠願一日徙席而崇當岷顧盼皆青春  
咳唾若京本作率霖雨則如某之不肖亦鈞上之一  
治中之一礦耳其之幸而為千將鎮耶不半而推

形於旣醜之間皆未可知則凡為是區區之入謂有  
知將不逃乎必然之陶鑄也夫著造化不到處于  
唯王公大人能之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粗可  
以藉手者件如別編謹以當野草羊棗與所謂葛  
蒲菹者亦安敢以為果按閣下嗜好也今去貴人  
之倦客也必遮迓甚肅而厨肉二本每有餘糞除  
之人拙而守閤典謁辨慧而工於是為之說曰遮  
過甚肅則喜自尊大厨肉每有餘則急願養而急  
應酬糞除之人拙則轍跡益加希守閤典謁辨慧  
而工則長於拒閉而士不得通若夫喜客者則反是



必坐席數轍而將命者更贊送唱矣士之馬不攪  
而偵伺者疲於致命矣於是又為之說曰坐席數  
轍客展敬居多也將命者更贊送唱接引益力也  
士之馬不攪在道衆也偵伺者疲於奔京本作致命赴  
馬者恐後也嗟夫此盛世事也以其今日之所見  
閣下則有焉其過人遠矣且任大臣責計安宗社  
所不足者非富貴也人而已矣故曰上臣事君以  
人願閣下之終之也於其卒也復為客說以獻于  
冑鈞嚴俯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上許左丞書冲元

尚書左丞閣下士不自重而浮沉低昂於時也又  
矣士不自重則名易污浮沉低昂於時則所入冲  
擇名易汙故世不知我貴所入弗擇故迹未加親  
而踈之者隨至夫以易汙之名沒弗擇之所入以  
不貴之我當隨至之踈者夫如是則浮沉低昂於  
時果何益於不自重之士乎甚矣戰國之不競也  
士一切薄惡自視僅如愆饑之細民而所至之國  
與饒然劫中之矢也奚擇齊之君朝迎一人馬則  
魯之士暮而趨楚之主夕重一士焉則趙之客旦  
而至儀傾秦覆樓緩蘇代陳軫犀首之徒至蝕輪



禿脛而不悔謂身累數印為尊榮躡屨擔簦為能  
事甚者至有彈劍缺以煤車魚貴雞口而笑牛後  
不亦少一羞而可憐哉亦可以少已矣而揖洗割  
肉持箒相門穿履而行雪中遺風至漢猶在也此  
曹幸而無所遇合萬一有所遇合功業之卑劣可  
無疑者而名稱亦随手埃滅矣某至士之器窳疵  
賤者家江西生與願受一廛而為氓者齒方就學  
也人已笑其塊獨寡與蝸涼本蟪而螻蟄及得一  
官比衆人已為寂後而嗜拙之癖目加於前高門  
華屋望而過之者凡幾所一時貴游有弗合未嘗

乞憐干寵者凡幾人然自以為庶幾矣而達不侈  
於窮得不償其所失道悠而車遭風高而鷓遲於  
是鄉間詬病其前七反相與往還者敦迫其後至  
有比之觴人而曾不知某之中心不獨取士不自  
重而浮沉低昂於時者為戒凡若此其拘拘者固  
將有待夫適我願望者聊一出也閣下道究乎變  
常名薄乎天淵一日較藝取天下第一猶承蝸者  
之掇以至揚歷中外荐更事為若乃東府之崇嶮  
千拱百楹居在半天者於此一再入矣且主上  
回睿眷加天獎不過二三大臣而閣下與居一焉



此亦鳳之儀韶麒麟之擾園出瑞吾 宋多士爭睹  
以為快而天下延首跋踵相頹太平之秋也某敢  
不移守株契劍之愚於既往齋振衣彈冠之志於  
適今乎故其拔寒鄉激懦衷幡然改圖方自閣下  
始伏望誘而進之使頗京本通姓字公卿間庶幾  
効跛蹇下乘踳跚而遊乎經途九軌也舊所為古  
律歌詩雜文合一通竊自比於折揚黃華下俚之  
曲謹持以為台席墊不以溷流而替其甄采幸甚  
不宣某再拜

上葉舍人致遠書

太史舍人閣下伯樂逸馬於碣石之間里之人有  
得之者綱而歸之夫里之人常日所熟皆緩肉駑  
筋得志暎隧間馬耳亦何嘗見良馬於是櫪之桑  
落落籬之墟轅駒磴牝京本負京本捆揭橐之乘與夫  
三羸五駑跛驢駮駮生死同價之毛物輩而清焉  
者以百數秣以腐稔飲以塗潦飢飽之不時也蚊  
蚩之相與緣撲也馬自知失職始仰而悲俯而踉  
蹌若有大負他馬時有侵之者而不校也一日氣  
血第揚憤臆外張杯壤掣韁若伺若亡衆馬以為  
徒戲而不知志在千里也方將弭耳摩頸幽嚶而



狎馬則拗怒却立若不可犯噴沫一睨而馬之疾  
顛者五突羣敗面而亡者七跛驢駮驢之屬辟易  
遷延褫魄奪氣羞不敢仰視自是衆馬失據蹄族  
大擾未逾年里人之馬無故而耗者過半他日其  
子試取而乘之則善若曳電長子傷焉中子跌焉  
少子睞眙驚呼而逃焉幾不得脫里人大恚絡吻  
絆蹄扶而斥之舍南之近坳晨風暮日生意慘淡  
烏鴛群啁而過之尾鬣焦禿塌耳眇目塵蝕其瘡  
痍未幾而馬之僅存者才囊骨之皮與敗楂束耕  
無辨會有柴車牛鐸坎鼓而過者馬不知以為知

鸞也於是爵絡裂絆鼓鬃拂鬣頸京作踵赴節長

鳴造之二本作天若將就服取道招呼風雲而顧影自

憐者里人熟視曰嘻是不祥產也殆遺吾殃且吾

絆之絡之扶之斥之日遠其水草之甘而文去序

廠之華韉勒之弗加服乘者收視而弗問自以為

長謝其曹而暗殆有日矣而猶若是戒其子斥之

益力於是伯樂聞之自姑餘之西裘糧褰裳重趼

迹逸馬之所在而趨焉見之而泣曰天乎使汝至

此極也是亦我有罪焉顧其役贖之百金淪蘭湯

十斛而浴之食以麥櫛加以剪剔搔爬其垢而起



其瘡痍退而謂里人曰夫蘭筋飄灑滕本起如團  
麴紫艷溢自口中出紅光尾肖雲慧京本作惠疑當作慧耳  
侔插竹齒平而汗溝深長求之吾馬不爽其一此  
數者天下馬材而非國馬材也是馬也不馳之崑崙  
而敗薦黃潦日戟其咽服且乘者非造父韓哀而  
授二本輶於愚弄之弱子一時曹偶非白兔晨鳧  
八駿之苗裔而相與居者跛驢駮駮羸蕭下乘則  
是馬安得不睨夫適然長鳴亦見志耳驟得不祥  
之名斥而弗御亦已甚矣至絡吻絆足馬則猶否

馬也而體加瘠矣窘辱於不知馬者之手亦已甚  
矣於是四方之憐馬者不責里人而咎伯樂之不  
蚤贖也今閣下文章問學道德之粹完固一時聞  
人則亦士之伯樂也有人於此其坎壈巉巖京本作蹇  
剝更百故出泥塗殆有甚於若馬者至其所負亦  
不馬讓然進不俟姑餘之趨退不費百金之贖閣  
下似可坐而得也其亦有意於茲乎不然誠恐世  
之知馬者一日爭先取去則在閣下不過比之唐  
肆獨不傷駟儉心遺圉人無窮恨乎不宣

上陸農師書



給事閣下昔孫仲謀因天時授人際奄長江而有  
之號居天下三分之一則豪拔卓詭之臣時則有  
若陸遜寔就厥緒西殄荆楚北撓曹休京本作操蹶劉  
備夷陵卒死白帝遜功居多抗斥閹官預事策吳  
皓後必俾晉審而有徵締交羊祜敵境安綏時比  
之華元子反君子長者之風有足尚者曰機曰雲  
焯克紹續揚駭當作駭京本同聞之而爭辟張華見之而  
心醉又其文章瑰瑋道縱騫踔捷出似不從人間  
來故曰平吳之役利在二陸其皖皖使人愛慕如  
此然自遜數世皆吳人吳人至今語門第者類稱

陸氏何則吳中氣象比他處最號勝絕層巖邃壑  
穹岑飛嶺阜陸之陂陀鳥道樵林之掛空大者騰  
薄小者縈帶錯者基布拔者指攢飛烟濛霧雲日  
之冲融相與蔽吞翕霍於朝暮之明晦而重湖灑  
其陰大江截其隅梗楠杞梓豫章之宿幹干霄撓  
雲不天斧斤其餘則鷗翠翬翟設飾之饒篠蕩琅  
玕萑蒲魚鹽糝漆之充仞無外求者中有玉室瓊  
臺霞標赤城天牖之虛明石橋之嵌絕應真之所  
往還仙靈羽客之所京本所字作相與與窟宅而上下也故  
天台四明鴈盪稽山與夫洞庭松竹山水之稱以



此冠天下人之生乎其間者氣鍾淑靈質應粹清  
往往如古人所謂京本無此五字與會稽之竹箭迭爭東  
南之美從漢以來間有人矣然卒未有能輩陸氏  
之盛者由是言之彼機雲而上其直三吳之望士  
而陸氏者又他族之望姓歟時更千年鮮復繼者  
亟躡高蹈凌倒景而絕徂鑣不意復見於今日之  
閣下也閣下才與古人比有學與六經表裏策足  
要津適丁休戚慰彼人望正自有素迎縷而析群  
惑攝衽而就事功自孔孟沒千有餘載中間不幸  
酣於冗猥不報之傳注揉以雜駁自私之諸子而

聖伏神祖曰益無攷承學之士譬蚍蜉不知皮  
外更自有味於是王荆公始以粹完絕世之學解  
剥頑陰揭之明光而閣下從而嗣焉於是學者知  
有宗師矣辯傾而天潢飛書成而都紙翔其所該  
涉蓋自山經地志牛醫馬式齊諧急就渾天周髀  
與夫稗官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無不略具其所  
發明雖尺簡寸札有足以契道者正使機雲輩復  
生未有能以彼易此者也然論其世如此其遠而  
表表特立如此其驗則閣下者其真無負陸氏乎  
以弁之不肖雖不足以追探本始而助張萬一竊



伏下風之日久矣顧無以籍手敢操是說以獻閣下其何以進退之干冒台嚴俯伏待罪不宣

上張天覺學士書

運使學士熙寧之治至今藹茂赫烜丕丕逼古為盛世中俊偉顧何以得此天子聖而人材用也廟堂之上朝奏暮下居者講蠱飾起解緩來者激干霄之氣奮籥雲之便九列三事之人雖雖穆穆人主儲精法宮虛當宁俯前旒皇皇為若急材而未已者于斯時也明目張膽論列慷慨求如賈生之右諸老清閒之隙智略輻湊求如壽王之器天子

意未必盡爾則亦奚啻牛毛麟用之相懸耶一日執事拂衣起西蜀身槐簡綠綬則一官為至疎遠無出力者相與欣助而先後之則一時為尤孤立及夫吐胸中之竒攄吊古之憤澗然自平進中曾不闕歲履歷清緊驟騫風雲如布武康衢虛徐方洋京本作夷指日言邁無不可者故熙寧間得君如執事宜不多有淵源六經旁貫百氏則董生向歆之傳古也膚寸筆端勢軋萬鈞卷濤收瀾未力猶壯則退之子厚之懷鉉提槩也隳枯訛繆水鏡人物了無不應其實則子將之月且孟堅之九等也



於是天下殷然知有張公矣雖然此自執事當然耳若夫明白空洞磊砢軒豁豪髮細故胸中不留蓋通人之格物豪傑特起者之迎受而不拒既得之多又取焉不動則意造物者其真執事私也禮不妄說人某也嘗獨患古所謂大臣者或失則褊中或失則詐諉或失則噴而弗通或失則絀柔濡忍褊中故忌而寡容彼田武安則然詐諉故語漫而効爽彼朱博則然噴而弗通故剛復對恚亦無所不至彼汲長孺則然絀柔濡忍故撓折猥釀無益世故彼真薛彛匡則然此曹顧未嘗知有大體

皆府憂慮而宅休迫者也眉足為執事取哉故某之有意乎執事是誠在其天然者人情見淵而思濯望筵而懷清風與至人居者洒然不知鄙吝之心去伏惟昭代之矩矱後進之頌袖宿春委履無趨燕走越之費其擁篲而曦前旌也宛在桑梓之近墟則為某者顧不幸哉若乃浮之量陂挽之靈臺特不過空執事方寸許地耳某之來似非悠悠衮衮者其將何以教之不宣某載拜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呂觀文吉甫書

安成

偉明

判府觀文正議閣下文章功業似是兩塗不獨到焉者難正亦兼之者罕矣古所謂豪傑特起者其皆班班可見功業大平在武人而窮愁憔悴不遇於時者乃肯留意文章焉擅文章者一切守柔持謹處事浮脆揣機決疑倉卒徊徨至無復作起其氣者進功業者感際自喜闊略細故類皆不暇屈



折文字間甚者殆如斲輪者之竊笑糟粕也而又  
偶然成就於變故之臨時者常在功業難習慣於  
喜好之一日者莫如文章是則某也兩塗之說猶  
信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卿曰大儒之効此則兩塗之說不復用矣就今  
日求之非閣下誰乎淵乎其精深燁乎其光明舉  
華擷英萃宿根柢六經之羽翼孟揚之粉澤諸子  
百家之獨轡而先鞭者故為論說為訓解為記傳  
為歌詩為表章誥命皆本未忠義師友造化非昔  
人區區翰墨輩到也故某意閣下文章如此訂正

國論如龜心著布而得前知事為之圖回如腐肉  
蓋利劍而成敗立決一日乘邊障揣敵情宛是搏  
俎間折衝枕席上度師北而雖老於兵間者有不  
能加豈直誦左傳略皆上口暗與孫吳法合者同  
日語耶天子嘗付以北門今又起而西矣虜墮吾  
計中勢則當然故某意閣下功業如此某昧陋奮  
於寒宗比賴亡官身世坎壈譬猶卑技撓幹擢本  
弗厚復託宿硯陵裸壤之上霜侵雨剝僅有生意  
至於文章皆昔嘗從事於斯者姑置不論乃若所  
謂功業雖未敢廢幾間亦妄有意焉而不幸冗散



劫之憂患休之采鹽簿書朱墨符移之騷屑又從而蠹蝕之是以若此其汨沒不知年往而德憊也方閣下揚大旆取道神都也而某適在焉將一遇於不待更僕之頃而縷之私未知所以進退前却切自億元作度以為世之三天童子皆能道吕公之賢而某也又嘗有意乎吕公之為人矣曠世一時方自投足而獨得何俟而不望下風耶夫居盛寒近釋重堂之狐裘而退營市人之薪芻非人情也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裒綴之近是謹以當不腆芹塊而自副焉伏望閣下之教之也

舟而絕海者驚蛟魚之衝洞鴻沸渭與波濤相出波首尾失所向背苑生之變立至於此有不測土至不考渾儀而東西南北辨則晝占日景夜指斗極之效也英莖韶夏薦上帝饗祖考堂上之聲元聲本作鳴與夫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球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如閣下則某之日星中聲也望之夕矣辱一言焉幸甚不宣

上中書侍郎李邦直書

中書侍郎閣下制舉之設也信是科目家一時難能事業多識強記契古而驗今要必身更數百萬



言中迎受其入而外成誦於口若囊物待用在焉  
者隨索必得如是而後可以責問學之富呼吸俾  
睨文成而章就如風雨立至利劍之不留行猶以  
為拙若是而後可以責才之縱橫自有此科以來  
問學富而才縱橫者殆不可勝計然卒所以累是  
人者必才與問學也且其百家衆說之浩汗與夫  
度匿猥釀之名數間見互出務一切多知之拘移  
其前而傳溺其後則去取者難為精而依據者易  
為汎一日問焉而以言則往往牽於氣數之終篇  
奪於西簿之短畧於是數迫遑遽之私見而雜擾

不根之說用及其既得也又皆壯成效而陋通規  
笑來軫而恬故轍科目者一作家大率如此晁董公  
孫之在漢也僅免斯累然學焉而不契其用用焉  
而不切其材則亦豈盡能如一時區區策中語耶  
至唐人主寵數則有加矣而人材益下居易淳淺  
元積迹不如其心劉蕡歷詆閹官無益唐室之紛  
紜而僧儒宗閔之徒至快私忿排斬宰相卒成牛  
李鉤黨此數子蓋通人之巨擘問下之附贅懸疣  
耳某竊窺閣下藩籬京本垣畦町有日矣殆皆不然  
昔在英宗始親策材于庭而閣下承問之初即



自比第五淪之遇光武則有為之志已可見矣既而思湧翰動轉旋開闔以寸管任萬鈞斥吏而農且商者建漢儒傳會災異非是裁抑奢汰卒之勇怯不相當圖天下之患於未形見推大吾宋明聖繼出季孟視周漢而輿僕命晉魏此宰相之愧簡綠綬諫官御史之直末疑杜後惠文者之事也而閣下曾未以為能焉及夫搢紳熙寧視草元豐契夙志於初功變場屋乎王除疑作以至更元祐起紹聖獨成一家固已轡轡西漢作者而功業之在人方將與夔臯周召迭駕而前矣竊以

謂無負制舉惟閣下為然某最造物之薄鍾而嗇與者讀書業文期古人似不徒用二槩糟粕至於聖賢分際與其心之精微間獨窺見其一二會有愜適至忘寢與食而不知日月之不貸也秩九品祿上農夫比更十有七年而僅脫增墀歛板之賤間獨念在元豐時設中有司程式幸得待罪庠序任教育事出沒經史間以為可長無負吾志及故步一失則轉側崎嶇方且指西蜀奔走萬里外得犴衙夜即故時旁近地名不在謫籍而身遠適一行作縣即與中朝並遊者訣飄然引去為遠賢之



蒙誰者之過也且去壅而疏蔽有如閣下門墻在焉而曾不以貴賤踈戚限進退前却則某也接武下士妄獨于恩典謁規台光下燭為遠行慰正其時也夫詔王公大人盛德不為諂進而列其私不為瀆反復煩言不入焉不為懟則顧誠心所向如何耳凡此皆某得而藉口者乃若其藉手則有蔭匱下俚存焉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等比次之近是謹摯諸下執事其不幾於鼓之特布與豕白而薦遼東者乎顧某誠則至矣閣下亦將何以教之不宣

上章僕射子厚書

僕射相公閣下自有生民以來天下未嘗無宰相君焉者幾何人成就之者幾何事計其大不計其細問其人不問其取充位而已一日得志澤朝下而暮滲漶變天闕之民為期頤耄艾至不旋踵宰相事業大率如此臯夔稷契之擅美于典謨也自是開闢中一時稀闊盛事譬八駿圖之在人間止可想見其風采不能人人駕轡驟乘且則與伊傅周召之徒姑置而不論直論其三代已還視每下而愈焉者可也世之言名宰相不過曰漢則蕭



曹邴魏唐則房杜姚宋然此數子豈盡造化鑪錘  
手耶豈盡無毫髮遺恨耶夫以生平刀筆之末而  
直當坐而論道之責已不勝任矣烏在其為蕭曹  
使其君或刻仕術而日入於羞稱之霸者烏在其  
為邴魏正觀之風不追三代一特禮樂無聞焉房  
杜不得為無過天災流行而課捕蝗之民矜垂死  
之智以欺生張說與夫有直聲無破賊才則姚宋  
不為無吝又况出乎其時者風雨未必盡時若三  
辰未必盡軌道兵革未必盡偃寢人才未必盡班  
叙而四夷未必盡率俾則此數子者直漢唐宰相

之雄耳然之以前世盛烈可勝刪耶運下 紹聖  
夫子方將帝唐虞之休燕億廟社於是亟圖柄臣  
以康天緯而閣下起焉更事多故表裏洞見而力  
常有餘設心 故危疑錯陳而中不休迫菟訪草  
澤進登百吏猶大匠度材楹桷楔小大各適於  
用文意紀律以至不刊之成法先後禦侮屹乎如  
一柱之負明堂中直而不撓議者方以唐虞臣明  
閣下而閣下已能雍容閒暇徐文雅顧疊疊進逼  
乎瓊臯稷高之列矣其愚不熟重輕論列少所遜  
避方俯伏下風之始顧乃盡取漢唐間宰相班班



可見者聞摘發其瑕處既則又出區區夏蟲之小  
知妄隱度大丞相不世高躅信乎其狂而不知量  
也若是者非他蓋以為赫赫盛 宋而有宰相如  
閣下則功業不宜若是其班又竊志凡數子一時  
塞責時君亦閣下過之而不暇問耳夫誦清廟之  
作者始可陋魯宋夸上林之富者必先小齊楚其  
勢然也若弁者曾何足道哉徒以頃嘗備數學官  
真心昔人翰墨小技似有一日長處方君相大有  
為之時幸得待罪冗散生無益縣官於此操筆以  
跋太平有日矣伏望閣下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留

意無使阿衡專美有商之說使泰階六符之光下  
燭萬物而陶冶日新之美坐周斯民則某也方將  
弄毫縑紙從論次者之後竊自比於丹雘粉澤火  
効萬分之一雖未能度幾吉肯崧高之歌王佐其  
擊轅之語獨不得與王褒頌聖主得賢臣者侔耶  
舊所為古律歌詩解經雜文等合一通謹摯諸下  
執事伏望政事之暇賜之采矚幸甚干冒鈞嚴俯  
伏待罪

上翟司業子又書

司業執事夤思不料理不能脫略凡近少浮沉里



閭生事教迫為苟完僅足之計年十五始折節讀  
古聖人書十八弄筆墨學為文辭則粗識領略在  
衆群中徃徃與後進爭軒輊從所謂鄉先生者求  
不吾下世故嬰仍時與願違着足一不得地即坐  
失歲月為場屋坎壈人行年三十纔試一官佐邑  
就事正京本得僻陋窮絕之海壖而區區聲迹出  
人下滋甚欽板而累累伺顏而盻盻衆人之所俳  
笑大吏之所姑置而勿卹歲考三書隨例罷去  
異時吏用保任者三人資令見而某以不應數法  
當時選及來京師聞吏部有所謂銓試者就之可

以亟調一出而輒得之又聞禮部有所謂教官者  
其流彌清其收彌鮮而其獲益艱不知力不堪可  
妄亦就焉則連出而連得之且操筆出於臨時成  
效初不前料掠取捷聲連進不輒凡為是紛紛者  
類非其敢正為之也直迫於不得已而已矣今茲  
事出望外惟是教官之職人材所係士望正自不  
輕非如他官可冒昧而據也業已及此矣正恐異  
日無從塞責則追悼始謀曷有窮已耶又鍾陵據  
一都會文物之富先世則然儒宗墨客出奇而高  
驤者宜不可一二數摻裾而編青衿羅列而躋仕



版非其南鄆之俊則東閩之彥也其地則西控潭  
衡勞連九江鄱陽以至交廣閩越荆巫宣歙遊學  
之士往往裹糧鼓篋其中動以百數京本作計加  
以執事平日臨治其規為標置猶在絃誦鏗乎其  
遺音經席烟乎其前塵風聲氣俗至今有以新鄣  
朴移悍格則繼其後者正宜得如何人哉此亦弁  
自視缺然者也竊惟三代學校之制教養之方與  
所以成就人材比稽而作起之者宜莫詳於今日  
上自京師太學下逮鵝國黌舍一視成憲毋敢不  
恪則某雖不肖獨不與聞乎若乃道之而弗徑切

孰攷朱藍翠牙妍鏤句雕藻京本作鏤及公有作京本  
擊一掃始公熙寧實弁蕃錫大賚天子是優著蔡  
國經天子是誨人謂公進說商且周公熙寧季以  
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獲我祖東阡甕牖逢九  
人謂公退留侯踈傳嗟上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  
適未稅先柅壽則大齋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  
俛指曩予晚遭公力是藉方公長往余吊莫暇音  
徽未沫碎影何謝長跼薦辭播哀脩夜尚饗

祭鄒通直文

嗚呼誰非豐財積德則匱君裕於德而不財愧爵



以恩叙莫能生存君侈于福生以爵聞孰昌其生  
孰畜其齒彌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  
東有翩歸旒鬃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  
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王夫人文 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闈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  
閑靜莊是訓是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  
暉字弱撫髮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  
赫家聲龜組待傍惟夫人之榮終始一德惟瓊惟  
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歟百齡飄驟至中隙駒八十

我使推其所有餘信其所不苟以與一世共之而  
已然放言卓越非流俗之所能知為道徑庭非拘  
者之所能容以命世之學技俗之才徃徃困於地  
卑勢蔽而不見異况欲利澤及天下功業被來世  
者哉昔揚雄之為太玄也籠絡天地機緘陰陽自  
以為徵幽曠京本索冥矣而當時之人至欲取以蒙  
覆醬瓿此猶有可諉者不過曰雄出衰世真賢者  
阨窮元本作阨龍之時其不見知也固宜其如是而止  
与彼賈生以王佐才遭孝文欲治之主所陳皆當  
世急策至計徒以不當二三大臣之意讒毀擯斥



卒以憂死則亦尚有可諉者乎夫然後知士之處斯  
世也發為文辭雖足以形容宵眇而張闡世教苟  
不由當塗大人識技賞裁加焉而徒徑一作欲自致  
於功名之列希有不躓者矣譬之駕萬斛之舟泛  
無涯之津後棄維楫猥以力操幾何不三里而旋  
七里而溺耶某不佞駑怯於世事仕宦進取曾不  
能過庸徒以讀書為文粗不在流輩後凡六經百  
氏之所載與夫司馬氏所記下逮五季衰亂之迹  
山經地誌幽荒譎詭之說浮屠老子荒唐繆悠之  
書蓋無所不觀則亦未嘗無擇時時鳴於文以交

幾知我者日月逝矣而終無所遇合昨者脫海涯  
簿領之賤祝足銓選法應群試而執事實掌文柄  
以區區無庸之技從衆人後角逐得失以謂罷黜  
正其分也不意容光旁逮亟被收錄茲誠有所謂  
不偶然者恭惟執事有踈通超邁之姿而輔以該  
綜浩博之問學方先朝急於求理之時技自選調  
付之按察未幾進陟臺憲則物論奄歸今茲從容  
諫諍之地拾遺補闕倜然有古人遠大趣而執事  
居之若未嘗有此其志可量耶弁也徒以往者辱  
在甄按義不可以無見然執事之取也無所拘某



之進也無所因竊意古人之知己賞音正若此耳  
其喜欣感激宜何如哉雖然執事既已謂其文与  
可取而錄之矣乃若推挽成就實亦有望於門下  
惟執事少留意焉幸甚其再拜

上陳按察次升書

按察察院閣下舊傳江淮人以魚食犬初疑不爾  
往年某之官海旁往來通泰間凡水濱積魚如坻  
土人荷畚畀往必盈載至無有持竿負笱者間  
一二日不售則往往畚取諸小魚投棄磧中若不  
甚省錄問老漁輩皆曰屬厭食而然乃始知食大之

者是在物非在己也且士方蹭蹬坎壈彼其身蓋  
憊矣無一人適為之先而顧人之與其進無一又  
適為之後而顧人之保其往自非至誠樂與之君  
子孰肯舞青陽於眉間垂援玉於溺人耶重念某  
系緒單落方少時休迫世故獨其僅足之一身來

京本有  
宜字

置耳頃自竊官以來即羈紲簿書備海

涯汨沒之後陳而平日墮負適天幸脫釋以去調官  
北引旋復例試選曹而鼠技寸長四躋高躔懷祿  
於此歲仍再見雖曰與學者隸業副朝廷長育人  
材之意而回首末路已為蹉跎之觴人矣比聞閣



下出當按察

京本有總字

十郡百縣望塵想百春溫秋

肅出於顧眄而今茲親屈玉趾竭臨此邦若某者  
敢不究竭肝膈以幸留意之萬一耶今夫陽春之  
熙物也鸞雛鸞匹引吭清轉耳焉者皆屬攢紅蔓  
綠繡繪紛錯目焉者皆注是何耶則時侍故也於  
是乎乘之以颯物之凜秋則殘蟬斷蛩若與擁條  
扶戶若迫乎歲序之將暮者其聲悲焉未必無意  
思也然與夫鸞雛鸞匹引吭清轉者為有間矣水  
芝菊茹濯濯風露之前若競夫節物之已晚者其  
色淒然未必無渥澤也然與夫攢紅蔓綠繡繪紛  
錯者為有間矣今閣下權衡公道而某也官冷石  
散顧無學爾萬有一焉曾未得一吐於望塵之際  
顧無術爾萬有一焉曾未得自效於應提撕者之  
後尚何恃耶皇皇之私僥倖高明庶不以其聲之  
悲而弗聽也不以其顏色之淒然而弗矚也脫或  
愴其迫於歲序之遲暮競乎節物之凋晚則丘山  
之賜是誠有望於今日伏惟取所謂不趨者而貸  
之若乃借飾丹牖拾造物手尚誰之歸將藻澤焉  
是幸其再拜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安成劉弁備明

書

上蔡內翰元長書

國史侍讀內翰閣下神州浩穰為大下劇在元豐  
時大事剖決立辦小事毛舉不失於苛細而一時  
最聲翕然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大尹過於趙張  
三王如此蜀為坤維天府趙魏號宿兵重鎮在元  
祐時銅虎竹使更縮迭佩至使遠氓阜康天子無  
北顧憂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方伯恢文翁之治



効得卻熬干戈之方畧又如此戶部條疏細目視  
他曹幾數倍充斥一日去因循得鉤考之實財裕  
而力不屈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地官蠹騰桑華  
汪渭劉晏一切經度又如此史局歷代盛選而玉  
堂瑣闥儒者之至榮雷動風竹翰落敏手日星麗  
天揭為成書於是世知閣下之為賢侍從躁常湯  
之躔接班馬之軫焜耀吾宋又如此是數者使常  
人適當其一將見神擾於前形疲於後徘徊踟躕  
日入於委頓安有奮十衣矚然若吾固有定裳要  
津壘組重規成功名於從容笑談之餘而起高

於七箸簪紳之末如閣下者乎古語有之左執六

行之錄右握銅

本作

虎惟象之末試其非直能道

閣下凡

此一無

事功玩徃而已著

一作

者若方來而

効者固將以試頽期而敢懸斷逆料也竊伏蔡公  
下風之日舊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經斷以義命之  
學則得之王荆公曾中恢廓洞達視積財如遺土  
譬猶洞庭彭蠡回瀾汪洋吞細而納汙有如韓魏  
公急公緩私淹練名理遇事不擇劇易號有敢言  
氣有如范文正此宰相器也方

紹聖天子急治功闡張先猷規恢不按基構一日



使閣下儕黃彘運樞極視前効寡多重輕直如何  
耶竊意造物非徒獨一作閣下私殆將福上民遺吾  
君太平也某故俚生愚不自禁嘿獨妄以文鳴行  
二十年不遷奪於寒暑燥濕元豐初適天幸僅脫  
白丁一官而得勾稽再官而蒞庠序三官而掾莆  
之獄事今又服吏役當縣道轉而為左蜀之行宅  
重念一身京本一身作某飄泊萬里外去朝廷聲明文物  
之盛望王公大人履綦日益加遠方是時好賢樂  
士京本作有如閣下者而曾不得備數九九拭背而  
規門墻是為塵埃白首與盛世蔭鄉雲者長隔矣

故凡前之云云皆某生平屬望而不能自己者非  
敢以為諛也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一通謹持  
以自副竊亦有意僥倖左右者之教蚍蜉老馬其  
智不過知時而識道冀閣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也  
齊有好卜者十而五中隣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  
而五中論者至不能定止曰卜與不卜等爾乃若  
某則以為卜而不中不猶愈妄中而不卜者乎不  
宣

再上元長內翰書

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遊執事之門最晚又不數



請問

疑作問下同

比三見率數人更番迭前冠履戢戢

客主環視殆未有以接其慤懃者汎而問唯而應初無宿昔汲引藹然先人借譽之口凡所以移情而奪眄特僥倖紙間反覆曲拆藉手之書語耳而書又不能徧得心之精微今者缺然有日矣常人之情不過曰晚遊執事之門則難親不數請問則易替雖親者莫入而易替者喜忘率數人更番迭前則愛博而擇不專客主不接其慤懃則衽席之近方移於楚越之遠汎而問唯而應則雖有積美莫之激發無先入借譽之口則厚信不加於薄也

夫臨甚博之愛而得遼於楚越之衽席抱鬱積不發之美而投於易搖奪之信心是為息地之立山未加而高門之遺迹先掃矣獨某則以為不然似未識執事之大體也且古所謂大臣以人事君者謂直道也謂公心也豈亦胥私曲且昵者之所為乎况如執事直道不待他索公心不待亟勉取之方自素有中中非徒適今也權衡之低昂近不出於胷次而止水之迎燭小不逃於眉睫亦何有感疎又近曼邈殊絕接耳目生孰區區較量揣度為邪傳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無戚疎又近



之謂也韓子曰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無負  
邈殊絕之謂也抑某又有言焉進見之始執事慰  
薦之渥熙然見於發散之眉宇若將喜其來也驟  
取書語而激賞之若將憐其志之未大沮也既則  
愍遠宦矜競辰若將挽駑康衢而砥鈇鸞刀也雖  
其未得效一二胃腹之素亦不可謂無所遇合矣  
大率士君子之通塞也有命命之通邪將惟執事  
之取命之塞邪一作也亦將惟執事之不取而棄命  
與不命是誠在某者然必歸之執事則乃所以見  
命命而非命於命者也是道也天實使之耳亦某

之不敢自外於左右也古語有之物不得其平則  
鳴某則以為凡物之鳴不皆不得其平顧自不得  
不鳴耳是故禽以春鳴蟄以秋鳴豐山之鍾霜降  
則鳴疾雷殷天雨將至則鳴有情者之鳴與無情  
者之鳴亦奚以異哉以至鷄之鳴晨鶴之鳴臯田  
虎之鳴風而狝之鳴月皆感自中發而不自知鳴  
之從外著也則亦安有迫而使之者某也於此一  
再鳴矣執事得無厭其過耳之數耶亦取其感於  
中顧自不得不鳴可也不宣弁再拜

上蔡元度右丞書



尚書右丞先生執事古之人過河洛之上而思禹  
功德邵公者愛無所加則至及其身後之棠是故  
衣服不當其情則一見漢官儀而喜知倫制之競  
也對殺舞馬者而悲二本皆作倫制仁不也則對殺身非薦者而悲成效  
之結人心如此况取公萬世之道斂然載之經者  
告彼方來之學者乎視孔孟為無憾惟故丞相刻  
國文公實然且其論著也霆發幽曠日灤塗日原  
性命談道德波瀾不生而觀與冥京本海洗章句  
之霾蝕霧剥雲綻而開青天緒餘陶鑄况京本作  
通而咳唾粃糠馬鄭此自儒家不賞賜非直訓非

者之事也謝世之始大學諸生之吊為位與望而  
祭者一日三千人其愛之綴人已出河洛甘棠遠  
甚况及一作復身在時邪今之學者見似文公者而  
喜矣况親更出處備得大全禦侮先後獨擅其傳  
有如執事者在耶他日執經而環文疑作席非亦

臻之秀則北奏京本之彥跂墻仞錯履舄至蠡躍

鳧趨也今者大則運之播物之鈞上次則擢質而

培幹又其次猶不欠借之容聲而出京本其鄙

吝雖便文公復生亦不過如此某也見道晚使與

世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沒上窺西漢輩流誠不



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酬攝方寸許地  
有未究竟處亦豈少耶伏念汗執事題品最為曩  
舊不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粵簡書奪  
之于今十年虛徃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隔曾不  
若繼而前者之得發蒙京本作矚鍼育也謂天不予之  
幸耶則執事嘗齒其姓名矣謂天與之幸耶今賦  
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心君子之叛而小人之  
歸且文公在時矩矱某已不得而親矣此不過為  
已徃之悔如執事則及見焉而又加有一日之雅  
柰何其反自棄也悠悠此身一落遠外適來之期

後嘗有不復得者夫抱蔽蒙未祛之未學而委贖

世難遭之發藥豈惟失之執事是又重失一王文

公也若此者天予之幸耶天不予之幸耶今京師

號仕宦二本作仕官淵藪曹聯局比雖非可占度而取

顧化筆驅之置何許地耳正使此身得留與志平

學者繕經而前時卒業於門下雖抱關擊柝之賤

所甘心也竊惟西漢名宰相雖以謀王體斷國論

為務然晚學從而受業後卒為專門者時有焉若

倪寬之書稚圭之詩論語之有張禹春秋之有翟

方進是也以其之去留在執事特不道比之劔首



之一映獨其志可憐而已矣夫圓形而寄當顧無  
可奈何者則知本之天矣至置焉而弗得又以姑  
置為殆未可知則問用人事卜也卜出於人事則  
許直下矣而某之區區又有出於人事之下者執  
事亦胡忍不一取而運之播物之鈞上乎某再拜  
再上蔡元度書

尚書右丞先生閣下凡物苟可以寓吾心之所甚  
好而弗忘則亦何求而不得夜光明月投入甯害  
其身連城之璞則者繼之以泣而卒所以得之把  
握者必其嗜珠玉者也飛黃驥裏之乘一日失便

利脫坂而長鳴則衰鴛榻京本耳方將竊笑而卒  
所以得之千里者必其嗜馬者也是故好盛服則  
齊縞蜀錦至貴雅樂則響泉韻磬號鍾焦尾至喜  
宮室則騰榱怒拱干霄切雲巧於工倕者至以至  
嗽醪醴嚙滋味則杜康穀陽俞兒狄牙之徒迎音  
希風則亦無所不至矣然世徒知物之赴人如此  
至於視天下人材則若不甚留意是何取物易投  
其所好而人材難入於未前定故也抱利器者或  
窘於良辰之不再齎高識者或挫於庸人之偏辭  
黃金之臺一日築於燕肆未幾而劇辛入又未幾



而樂毅至則特區區一始隄之勞耳獨掌性公孫  
洪鈞名取谷汲黯顧指以為齊之許人及東閣甫  
開當世遂以賢宰相歸之而班史論西漢得人之  
盛至乃一切附之洪傳之末彼其意以謂若是者  
非盡東閣効也然而東閣之效終亦出於得人而  
已而世猶疑馬遷以人臣無預招士之說有取於  
衛青去病者且衛武夫也招士豈武夫任耶由此  
觀之任公相之責要必若公孫洪而後可恭惟閣  
下道克德備睹本而宿奧京本有拂起  
而為國華則先帝之琮璧琬琰也副中外之望取

公相若出間暇則今上之隆棟元龜也而某方復  
以人才為說至乃上及公麼之弱燕與夫西漢數  
子之紛紜則亦過計矣竊嘗伏熟故凡忠君許國  
條次人品使千官百吏相與奮庸登能京本作奮  
登庸能  
鷓然盡出吾鑪鑪橐籥古所謂大臣正不過如此  
耳伏念某生無所庶幾徒以文章自業曾不足以  
驚世傳後則朱愚人也身落魄江湖獨背馳而不  
遇老相與居則躑躅人也非其合冠履未嘗輒染  
高門之塵則迂闊人也閣下方得吾君如此天下  
之士揄袂摩轂規援毫之青春巧啓齒之立山傳



羽翮而文青黃者幾人於茲矣而某不幸適有狗  
馬之疾曾未得比部臺披台光先槁苗而澤霖雨  
也則是豈人情哉昔者群試之下鼠技寸長蓋嘗  
一季閣下齒借矣今者操箒以伺相門二本作相  
君之門雖獨後衆人竊意閣下未遽棄捐也且夫水沉鍾  
乳丹砂青京本  
作赤箭五石三秀之劑君子服之已心  
腹之疾蓋所謂神農小藥不加此矣而醫師猶有  
取乎羊負豕苓似助刀圭之急者文琛文具雜以  
綺繒兼兩之儲萬金之售西走陽城南浮蒼梧世  
所謂什一之利不加此矣什一二  
本作士而晉之商越之

賈冬裘夏裘時取以為篋匱本作價  
下同副也某則何  
矣方將托於羊負豕苓與夫區區裘篋之末獨不  
知閣下能虛刀圭之餘地而置之取篋匱不滿處  
而廁之乎將本作  
特長物視也舊所為古律歌詩經  
解雜文等合一通謹贊諸下執事伏望政事之暇  
少賜甄采干冒鈞嚴俯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見蔡元度書時為給事

世言仕宦可人意當如蔡公伯仲某疑不然今夫  
矩步蹠蹠林不戒先則僥倖嘗焉聲銷閭閻勢徒  
京本  
作疑時迫則萍踪移焉彼其中心必有惘惘而不



京本有平者使他日適天幸從隱約中拔京本去

垢汙如有赫烜門地從旁十百而犄角之朝藜藿  
暮青紫不復為爾寂寂則誰非揚袂蒲吾意者何  
則所懷盡是故也豈非勢物徒歟是富貴而已矣  
亦孰知其他若夫天子揀拔而未已大臣推轂而  
恐後不由一介換取不階平日闕閱比再歲連闕  
佳職皆他人畢生有不可得者一日躡文石摩螭  
頭則譁者束味跋者戢機自以為弗達明甚某知  
蔡公伯仲仕宦以此而已矣且其進為方未已而  
在我每有餘世徒見其居利厚是未見其取損薄

也茲非燕越之初步九仞之一咫歟然好事者不  
過曰人孰不仕宦仕宦而兄弟俱早達誠世所難  
能者以是懸斷耳乃若某則以謂富且貴在一身  
易一家難在一家易俱賢難彼漢晉之人果何取  
於兩龔二陸三張流耶亦卑其賢且能而已矣近  
世如二孫三陳二宋輩直利在決科耳據其美者  
至談不容口蓋兄弟俱材顯真無負者尚富貴云  
耶然則語蔡公伯仲當曰視兩龔二陸而上如何  
可也顧不當橫謂仕宦可人意耳故曰某疑不然  
伏惟閣下氣鍾清淳識貫浩茫方年少時已能擅



場屋聲見頭角嶄嶄出多士右往歲橫經師席學者發部幽白日而青天進擢司業詭學不根一切破去如壞雲墮空綸誥灑落則氣格渾厚間燕更侍則宏辯捷發今則官為給事中局應門下省非復前日比也其地望之華曹輩之勝每每有加則宜進拜下風為未易矣而某也徒以日來一作羣試之下辱在甄拔始聞閣下拾其程文驟加激賞豈曰斯可教也顧雖某之不肖尚可睥睨墻仞而不一投足乎昔人有亟慕李膺容聲躋其堂者至號登龍門而得郭林宗一言終身以為極榮如閣

下伯仲皆其始時尚慕焉而盡心者也徒李郭而已乎故并及之惟閣下賜之一言幸甚某再拜

上運使蔡學士書 二本題上提刑求薦舉

運使學士閣下章貢之間有水焉京本作於瀕而此有水焉

為淵非江非河亦非惡沱京本作非沱其溢則廣徑

直而挾橫邪其派則別外而匯中其源則澹淪澄

渟有非一日所能積者傍山包谷截齧坂險下則

貫厚地而竇之泛朝蒸浴夕月京本作明曉朝浮而不滂望舒宵濟

而上下推徙冬足本體而未始加損列星之參

錯河漢之昭回與夫雲蒸霧鬱風馳雨驟後形駭



目之觀適遭焉則皆能瑩而出之若燕鑑燭髮須髮  
無能逃且匿者鯢鮒鯀鱉居而不辭潢汙行潦時  
輒一至或簡之而不得翹鶴浴鷓鴣鳧之啜定朝  
夕赴翹而莫之逆葭蕭菱芡芹直菖本水產之饒  
蘋藻之紛敷雜出其中而不自以為侈也而是水  
也方且恥與衆流得名而獨志乎大海之歸涌而  
上之不能澶漫而亟溢也漩沫涓涯不能潰効力腹  
而旁出也則必有環焉而帶其外者為之戚有人  
焉過而壯之能不憚蹠決之煩相與捐一昔之力  
排而注諸江使得遂其始願則是水也必能汪洋

泝澗而下徑彭蠡背震澤又折而東則遂將與濟  
沱淮漢爭先後而馳取疾徐而進矣已而搏扶桑  
狹方壺列鯨鯨之怪變噓雲氣而直上瀉而為回  
瀾放而為奔濤蹙而為珍文涵而為大虛合氣同  
象唯海之為適則庸詎知不能嗤河伯之局局而  
高謝雨集之溝澮也哉且神禹不世出而為水者  
徃徃而是則謂決渠之無其人可乎亦須之而已  
矣若閤下所以簡天子之知慰士大夫之望與夫  
俊功偉烈炳炳在人耳目者某雖無言可也且在  
某者請試為閤下言焉某世居廬陵生十年然後



從事乎學十五學為文則壯識綱領中間知無以

異乎世俗則又嘗有志乎古人所謂決非偶然者

京本有蓋自六經已還諸史百氏下逮翰林子墨之文章頗亦散覽以博其所有而

求度幾焉玩日愒月行二十年以為有得耶似無

有也以為無得耶竊亦不敢自誣嘗獨念學無以

為人則凡為是紛紛者皆其贅也於是乃求應進

士舉凡三出而始得之京本有今則年三十矣六字蒞仕之始

僻在海濱日邁月征行及再考念為此寂寂終無

有終已也則固將求超世拔俗之君子能落落有

所建立成就者往依歸焉償其願望之萬一未知

合不合也今者屬閣下按部于此而某也適以屬

吏待罪聞問之始恐然而躍倘然若有所得勇於

進而不知有所謂懼也銳於自見而不知有所謂

惴惶忸怍也凡此者豈非以閣下操要權擅一方

之寄威行而霜凜和氣京本作集而春熙自此而往用

能名還當天子之所眷渥定有百倍今日之淮海

二本作則某正所賴以排而注諸江者也獨敢默

然乎代惟閣下不以其跡且逃也而忽之與夫狂

肆不遜也而去賄賂焉則某也決知異時疏決之

賜未必不出門下而海之歸也斯有萌矣故操水



說以獻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不宣某再拜

再上蔡學士書

運使學士閣下背海西行六十里得佛宇號利加  
殿東南隅閣下墨蹟在焉去年秋以吏事往還時  
特覽觀其傍至其說有所謂狼山在西滄海在東  
徘徊顧望者久之士亦有乘樽者乎聖人在上可  
以起而仕矣蓋未嘗不慨然而嘆也常人之情千  
里而去故國把酒取計上道且過通邑大都夕閱  
逆旅傳舍樓遲惻愴南絕越而北窮燕至有所感  
發不過揮筆墻壁間道良苦以洩沉嘆謹誌時日

念無與同此役者耳間有得佳山水如天台羅浮  
洞庭蒼梧與夫風亭月觀如枕之望湖巴陵之岳  
陽鍾陵之滕王閣又不過夸足跡所至示臨風取  
快真足為命儔嘯侶之適其餘則寄傲寥廓鐫鏤  
物怪覽古念舊吊嘆荒落至下矜筆札弄翰墨斯  
已矣是數者自衆人觀之直好事耳非若躊躇緬  
邈足郊野而心魏闕汲汲乎病不得人以事君者  
之所為也嗟夫閣下真可以為無負矣竊嘗謂士  
之號奇偉拔出者無處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  
浪自許可出頭角爭長鬻觸之域是知在上者或



說以獻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不宣某再拜

再上蔡學士書

運使學士閣下背海西行六十里得佛宇號利加殿東南隅閣下墨蹟在焉去年秋以吏事往還時特覽觀其傍至其說有所謂狼山在西滄海在東徘徊顧望者久之士亦有乘樽者乎聖人在上可以起而仕矣蓋未嘗不慨然而嘆也常人之情千里而去故國把酒賦詩上道且過通邑大都夕閱逆旅傳舍樓遲惻愴南絕越而北窮燕至有所感發不過揮筆墻壁間道良苦以泐沉嘆謹誌時日

念無與同此役者耳間有得佳山水如天台羅浮洞庭蒼梧與夫風亭月觀如枕之望湖巴陵之岳陽鍾陵之滕王閣又不過夸足跡所至示臨風取快真足為命儔嘯侶之適其餘則寄傲寥廓鐫鏤物怪覽古念舊吊嘆荒落至下矜筆札弄翰墨斯已矣是數者自衆人觀之直好事耳非若躊躇緬邈足郊野而心魏闕汲汲乎病不得人以事君者之所為也嗟夫閣下真可以為無負矣竊嘗謂士之號奇偉拔出者無處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浪自許可出頭角爭長鬻觸之域是知在上者或



不得而知雖知之或不得而加審非必高逝獨往  
皆乘槎徒也亦猶古人謂卽潛陸沉或相與比肩  
交臂漫不別識豈率在終南嵩少間哉然閤下之  
用心獨某有以知之身按察一道職不為不要淮  
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不為不廣大率計屬  
吏小大當無慮千數不求之近而求之遠釋此稔  
熟之後塵睇彼遼絕之滄海豈人情哉乃若某則  
以為遠者尚求則以者滋所以不忽莫之聞且見  
者猶寄聲使仕則苟任驅策誰非可援而進者是  
則壁端云云者正所以示廣也蓋雖若某之朱愚

補陞猶足以應閤下之舉則所謂示廣者信然也  
非耶某不肖爲吏於此殆未有以塞責徒以留心  
文字間遇喜好從中輒發譬之候禽春轉美好不  
擇前日不自循揣摩亦摯書左右小官不識忌憚  
正恐緣此得罪而閤下卓然賜之獎憐隨復見錄  
甚於挽不前而亟推之且舉者之拔人也非親且  
舊則不置非處顯家子姓則不置非耳目所際接  
與旁有援助與歷試以事而不軼則不置某於此  
數者初無一焉是閤下之知出於特達者也夫惟  
有特達之知然後得之可以無愧是某之受知決



然者也用某之不肖占淮海一方士之受賜  
可一二數是則壁端云云者信矣其無可疑  
矣嗟夫若閣下真可以為無負矣凡人驟而獲摩  
搔灑灌則操筆剡謝啓如不終朝焉飾詞巧譬尚  
恐卒卒不滿意是人也非惟自處不厚亦非所以  
待知己則某於此誠所不暇且閣下於今固已列  
為顯人夕驅鋒車則朝踐文石而某之仕宦方自  
燕適越而發足者也至閣下之知止此乎若猶未  
也期之終身斯可矣故某之所以謝閣下者其說  
如此某再拜在終



